

语言研究的新角度:实践社区

郭 茜^①

[摘 要] 本文对实践社区的有关重要概念、内容、特征和研究实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对该理论在研究方面可能存在的优势以及应用前景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 语言研究;实践社区;应用

A New Perspective to Language Research: Community of Practic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anjing University Guo Qia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and make some comments on community of practice model, including its concept, content, special features, research cases, the priority to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learning and its potential power on social science, especially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 words] language research; community of practice; application

一、总论

“实践社区”(community of practice),又译作“实践共同体”,是近年来在社会科学里最有影响的概念之一(Hughes, 2007:1),在教育学、管理科学及社会科学方面很有影响力(Barton, 2005:1)。

目前一种看法认为:实践社区是作为当前社会语言学其他诸如言语社区和社会网络的一个备选模型而出现的……它可以同言语社区等一起使用或作为一个备选;(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它都提供了看待语言变异形式和个体建构及保持认同的不同的方式(Davies, 2005)。

另一种看法认为:对社会语言学来说,实践社区代表着对言语社区的一种改进,表现出它对这个学科的社会和语言两个方面的关注。

① 作者简介:郭茜,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社会语言学视野下的第二语言教学。

这方面的代表性看法如下:

实践理论,特别是实践社区,使社会语言学中的社会理论又恢复了元气。此外,它以完备的和整体的层面去适应社会分析的多重方面,包括结构和代理、思想体系和认同以及准则和交互。实践社区也提供了更完备的有关认同的社会语言学调查途径(Bucholtz, 1999: 220)。

……也许最有价值的特征是,实践社区接纳了其他理论模型中不被分析的一系列语言和社会现象……(221)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实践社区是对已有社区理论的一种改进,提供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方法。

二、实践社区的定义和内容

(一) 实践社区的定义

实践社区的准确定义一说是由 Eckert 和 McConnell-Ginet 提出的:

一个实践社区是致力于相互介入而走到一起来的人们的集合……在这相互努力的过程中产生实践(转引自 Trudgill, 2002: 527)。

而更多的研究者则倾向于认为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最初是由 Lave 和 Wenger 在《情境认知:合法的边缘性参与》(1991)中提出的。如 Davies(2005)认为是由 Lave 与 Wenger (1991)和 Wenger(1998)介绍,而被 Eckert 和 McConnell-Ginet 用于调查美国高中学生语言变异和变化的(Eckert, 2000, 2001; Eckert & McConnell-Ginet, 1992, 1995, 1999)。

Wenger 在 1998 年出版的专著《实践社区:学习、意义与身份》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学习和实践及社区和实践的关系,也阐明了身份在社区中建构的过程。

“实践社区”的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是由关注“情境学习”而引起的,而关注知识的情境性是揭示知识本质的一个新视角。以 Lave、Wenger 为代表的研究者是从人类学视角来进行研究的,其他还有以 Brown, Cillins 和 Duguid 为代表的心理学视角以及以 Greeno 等为代表的强的知识情境观。

Lave 和 Wenger 提出的实践社区这一理论模型开创了有关学习方面实证研究和调查的新领域,他们的模型也被广泛地用于解释第二语言学习的情境,诸如大学课程的小组活动(Leki, 2001);一年级课堂实践(Toohey, 1998);为发表而进行的学术写作(Casanave, 1998; Flowerdew, 2000);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Belcher, 1994);移民妇女的语言学习实践(Norton, 2001);双语者的研究(Martin, 2005)以及大学外国留学生的学习实践(Morita, 2004)。

这一理论模型也被广泛运用于学习理论研究及商业和行政管理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

(二) 实践社区的内容

实践社区包含以下一些主要方面的内容:

第一,把一个集合或一个团体作为重要的分析单位,而不是个人。个体只(in so far as)在他通过与他人有社会关系学习时才重要(Hughes, 2007: 19)。

第二,人们在共享的“社区”中通过协商意义的社会实践来学习。

第三,通过参与学到了什么的问题,是通过身份的形式来回答的(而不是知识产品的习得)。人们通过参与学习变成一个完全的成员。

第四,专家不一定是教师,新手也不总是被动的接受者。

三、实践社区、社区成员的界定及两者的关系

(一) 实践社区的界定

与言语社区关于社区界定标准的严格程度相较,实践社区的界定带有研究者自身出于研究考虑的、一定的主观色彩。

Wenger(1998)实践社区一书中的有关讨论如下:以下情况是否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实践社区?比如一整个公司?学校里的一个系或一个课堂?一个单一的个体或一个家庭?一周见一次的情侣或度过一生的老夫妻?路上共同乘坐一辆车的乘客?(其中)一些符合实践社区的概念,一些或多或少处于边缘情形,一些真的超出了它的范围……如果把每一个社会组织都称做实践社区就无意义,而太严格又将使它用处甚少。更重要的是从实践社区的角度去探索,产生一个框架去说明以什么方法,或为了什么目的去把一个社会团体看做是实践社区或者不是这本身是否有用(122)。

把程序员看做是一个实践社区,因为我有兴趣知道他们如何让他们工作的活动有意义。他们拥有相互交互的历史;他们互相协商;他们建立了常规和人工制品去支持他们在一起的工作;他们知道需要时请谁帮助;他们也介绍新人到他们社区(123)。

实践社区同言语社区一样,也认为社区是可持续性的,包含着意义协商和身份认同的历史。但它并非止于成员间的互动,还强调参与和协商的实践。一个临时性的课堂活动小组是否从属于一个实践社区,取决于这个临时的交谈或交流是否能融入更为广泛的实践中。

(二) 实践社区成员的界定

实践社区成员的界定有以下一些特点:

1. 实践社区成员的流动性(可变性)

言语社区成员是静态固定的,有一定的“与生俱来”的特点。而一个实践社区的存在,不依赖固定的成员,人们(不断地)移进来又走出去。任何长期的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新一代成员的到来。新来者可以被整合到社区,从事他的实践,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方法,使其继续保持。这体现了实践社区的非连续性(流动性)(99)。

2. 实践社区成员的可塑性

实践社区中人们(通过参与)学习变成一个完全的成员或者“能有知识的参与者”(Hughes,2007:19)。

一些成员通过能力的提升得到合法性,而不是(像言语社区那样——作者加)仅仅通过遵守或顺从(一定的规范和规则)。他们在社区中建立认同,因为实践社区的强大结构和能

力范围包含在认同中而不是不变的结构中(Eckert & Wenger, 2005)。

3. 实践社区成员的持续性

实践社区通过在一个小范围的语言或其他方面的实践来创建和保持成员特征,而不是加在个体之上的总体分类(Davies, 2005)。

4. 实践社区与成员的关系

个体如果只是有愿望想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并参加实践并不能进入社区。实践定义社区,社区决定进入实践的人(Davies, 2005)。

四、实践社区的一些重要概念

(一) 实践(Practice)

Cook 和 Brown 认为实践:“它不同于行为(behavior)和行动(action)。任何形式的‘做’(doing)我们都称为行为,当行为注入了意义时我们就看到了‘行动’。而实践指的是这样一种行动,该行动由从具体的情境中获得的意义所激发。”(Cook & Brown, 1999)(转引自赵健, 2006:67)

实践居于社区中学习的中心。Wenger 这样定义实践:“是‘做’,但不是自身做或者对它做(doing in and of itself)。是在历史和社会背景下给我们所做的(事)以结构和意义。”(Wenger, 1998:47)

这个“社会实践”的概念提供了分析人类活动的途径,把认知和人类存在的社会方面结合在一起。

(二) 意义(Meaning)

意义是人们每天从事的正常活动所经历的某些东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从事的最初和最终的活动都包含意义协商的过程。

(三) 参与(Participation)

Wenger 认为,人类对实践的参与,既指参加的一个过程,也是反映这个过程与他者的关系,它是行为,也是连接物……参与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它是包含做、说、想、感觉和属于的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身体、思想、情感和社会关系……在这个多重的经历中,参与是认同的来源……,认同通过参与的关系构成。

但需要澄清的是:

第一,参与并不等同于“合作”,它可以包含各种关系:冲突的与和谐的,亲密的与政治性的,竞争的与合作的,等等。

第二,共同体的参与,塑造了我们个人的经验特征,同时也塑造了社区的特征。

第三,参与实践要比仅仅“介入”(engagement in)实践的含义更加宽广。

介入是跟特定的人们一道参加到特定的活动中,随着活动的结束而结束。但是参与是

在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背景中从事的意义协商活动,参与必定包含在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中,只要你是某共同体的成员,就意味着你在参与共同体的实践,你的言行交往无不渗透着你的身份(赵健,2006:79)。

(四) 物化(Reification)

物化是指“做成一个东西”的过程。任何实践社区都创造一些抽象的工具、符号、故事、术语和概念等,把实践中的某些东西以一种凝结的形式予以“物化”。或者说“物化”是通过产生物体以给我们的经验以既定的形式的过程,这使经验凝固“一个东西”。

Wenger认为:“我们把意义投射到这个世界上,然后我们察觉到像有一个它们自身的现实一样,存在于世上。”(Wenger, 1998:55)“物化”既是过程也是产品。

参与和物化的关系如下:

参与和物化,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是共同作用于意义协商的两个方面,是相互构成的。比如在面对面的交往中,说出来的话稍纵即逝,但词是人类意义的一种物化形式,它影响着意义的协商。

仅仅依赖参与而不用一些人工制品(词、定律、概念等)将一些规律性的、概括性的经验明确下来,参与就缺乏共享经验的工具,但是如果协商过分偏重于物化,任何事情都被物化了,缺少了相互参与带来的经验的重叠,那么,参与者之间就会没有机会恢复一种相关的或者生成性的意义,协商因而无法实现。这就意味着,即使把所有的东西都写下来也并不意味着能解决所有的交流问题(赵健,2006:80)。

(五) 身份(Identity),也译作认同

实践共同体中的有关身份分析的表述如下:

“建立一种身份的过程,是对我们作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经验进行意义协商的过程”,而身份“是人的外在形象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特征。”(Wenger,1998:145)

身份建构是认同与协商的两个方向张力作用后的结果。一方面,一个个体进入群体会受到群体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当一个个体进入一个群体网络时,他不仅成为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点,而且也会将他其他网络中的关系带入现在的这个群体网络中。个体和群体由此形成了相互塑造的关系。

个人的背景、性格特征和生活经历等都会对他自身有影响,也会对他现在所处的群体结构产生影响。

(六)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是一个整体概念,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因为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不合法”“中心性”和“不参与”等对立面的存在。其中“边缘性”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是一个积极和正面的术语,与它相对的是“无关性的”。“边缘性”蕴含着多元性和多样化,表示或多或少地参与以及参与的方法,是个充满活力的动态概念,是一种关于参与的可理解的常态。而“充分参与”则是多元化的实践社区成员之间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一种平衡的理想状态。

五、实践社区的特征和边界特征

(一) 从意义协商的过程,引出被定义的实践社区的三个特征

(1) 相互的介入(mutual engagement):实践社区不是抽象存在的,人们要在其中协商意义,这必定意味着成员之间的相互介入。

(2) 共同的事业(joint enterprise):事业的“共同性”不是指内部的一致性或者对每一件事都必须达成一致,而是体现在该事业是经过共同协商的。其次,该事业不是一个既定的存在,而是由实践参与者在追求它的过程中予以确定的。共同的事业是共同体合作、意义制定和相互介入的根本。比如课堂社区。

(3) 共享的记忆库(shared repertoire):共同体内一整套共享的资源,包括惯例、用语、工具、做事的方式、故事、手势、符号、样式(Cook & Brown, 1966, 1999)、行动或者概念,这些都是社区存在的过程中产生或被采用的,并成为社区实践的重要部分。共享的记忆库成为意义协商的资源之一,是因为它反映了社区介入的历史和社区在历史上的实践,它既是对意义制定的限制也是可资利用的资源;其次,共享的记忆库既包括物化的部分,也包括参与的部分。它在把实践中许多经验明确化和规范化的同时也提供了新意义产生所需要的动态开放和可生成的空间。

三者的关系是:实践是与他人相互介入、追求共同事业的意义协商过程。当这种介入(engagement)持续一段时间,就会发展出技艺库,这包括思想、说话(speaking)、会话(discourse)、工具、理解和记忆等或多或少被社区成员共享的东西。

(二) 实践社区的边界特征

在实践社区的边界,实践是非连续性的;在实践社区的边缘,实践是连续性的。

跟言语社区一样,实践也具有地方性(locality)和嵌套性(nestedness)。嵌套性是指实践社区与更大的实践“集合”之间的相互关系。

六、实践社区研究学习的意义

罗斯指出,“近些年来,实践共同体的思想作为一种理解认知和学习的分析工具已居主导地位。实践共同体的特征是共同的实践对话、行为、道德标准、观点等”。“知识在物理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情境中分布和情境化”,“知识是合作建构的,意义是协商的,活动过程也是协商的”,“学校和课堂可以被看做多种共同体集中的场所”。(Roth, In: McCormick & Paechter, 1999:16)(转引自赵健,2006:75)

学习的资源不仅存在于知识产品中,也存在于对知识产品进行理解的实践过程之中以及进行学习的实践者身上。

学习本身就是身份建构的过程,随着学习的深入,学习者成为了另外一个人。

这些对于学习本质和过程的理解,打破了过去学习只是对于静态知识产品的吸收和接纳的思想,而实践社区的理论模型正好为学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工具。

七、实践社区中语言的作用

Wenger 曾特别澄清:当谈及意义时,在实践社区中,对大部分意义协商的经历来说,语言很清楚地是居于中心位置。

语言是意义物化的首要方法之一,在实践中建立的共同的记忆库有许多语言学的因素。他指出:“惯例、词语(words)、工具、做事的方法、故事、手势、符号、域(genres)、行动或者概念”大部分或整个是属于语言的(1998:83)。

对共同事业的协商通常是依靠语言交流。研究实践社区需要包含对所运用的语言的分析。然而语言只是一部分,还需要工具去分析社会过程中的语言和其他元素的关系,如在微观层面语言及其他程序的交互以及在当地社区和更广的社会过程中的语言的角色。

一种看法认为“分析社会实践的话语(discourse)瞬间(moment)可以给予它动态的灵感,这是其他时刻所不能获得的”。这是因为话语是由社会秩序和涉及的每个交互的正在进行的活动和斗争所共同形成的……对在交互中的话语分析,对分析更广的社会变化和转换有帮助。

这既提供了分析交互过程的理念,也提供了一种把这种分析用于为更广的社会变化提供灵感的方法。而对于这个,实践社区模型目前还未提供(参见 Barton & Tusting, 2005: 45)。

八、实践社区研究实例举要

实践社区研究方法主要的旨趣是从强调大规模和定量分析到对说话者群体的微观实践的研究。

Eckert (1989)曾研究美国某郊区高中“优等生”(Jocks)和“差生”(Burnouts)的身份协商和构建的过程,Wenger 有关保险公司申报程序员实践社区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运用实践社区模型进行个案研究的全部过程和方法(Wenger, 1998)。Bucholtz (1999)也运用实践社区理论研究过“书呆子女生”(nerd girls)通过语言行为协商和确立自己女性身份和其他社会身份的过程。

前文提到过 Eckert 和 McConnell-Ginet 将实践社区的框架用于调查美国高中学生语言的变异和变化也是典型的研究实例(Eckert, 2000, 2001; Eckert & McConnell-Ginet, 1992, 1995, 1999; Davies, 2005)。

Eckert 在底特律郊区的四个高中做过相关研究。她的方法是通过外部的自然观察,因为她想尽可能避免跟校方发生关系或者由于直接跟少年接触而引发成人与少年之间的矛盾。她选择了不进入教室,也不利用教师作为中介,只是在学校的走廊和校园里观察学生语言和非语言的多重参与的形式。她也意识到这种研究让她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方面,所以在加州的相关研究中她观察学生在课堂内外的相互协商活动(Eckert & McConnell-Ginet, 1999; Trudgill, 2002: 535)。

Morita(2004)对在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六名日本女留学生的不同课程的学习情况做过多重个案分析。通过分析个体学习者在教室实践社区的视角、意图和行动,这个多重个案分析

揭示了二语社会化中的复杂关系,包括第二语言学术社区和实践;学习者的参与、认同和力量的协商等相互关系。

早期实践社区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少年,可能这跟这个人群对发展自我形象特别关注有关。但现在的大量研究并不必局限在这个年龄层。

九、对实践社区的质疑

(一) 关于成员

如果不见面,比如说改在网上交流,那么实践社区消失了吗?什么时候消失的?(Gee, 2005:591)

言语社区也遇到过这样的质疑。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会不断对研究提出新的挑战。

(二) 关于共有的事业

一些人可以共享一些东西,包括实践,但不是共有的事业。除非共享的事业被定义得很普遍和含糊,以至于可以涵盖一切(Gee, 2005:591)。

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问题,不过因为共同的事业是由社区实践者通过协商、在实践中予以确定的,所以它会有一定的模糊和不确定的特征。事实上,实践社区的动态性和标准的宽泛也使这一模型更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十、实践社区理论的意义和应用前景

实践社区产生于实践理论,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等学科都有运用,它提供了分析社会情境学习的语汇。实践社区作为一个中层理论,对宏观的理论会有重要的和精微的贡献。它与其他学科的最新的发展让社会语言学家能进行更加理论化的解释,能用必要的语言和社会信息去理解研究对象。

与实践社区相关的,言语社区虽然被从许多方面定义过,如把它作为共享的语言系统,或者语言规范,或者变异形式,或者一套社会语言学准则,……总之每一种定义都把语言作为社区的首要标准,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关注语言,非语言的社会活动方面都显得无关紧要或被忽视了。它强调社区一致的组织原则,倾向于中心成员,关注群体而牺牲个体,把认同看做一套静止的类别,常提供的是研究者的解释而不是来自参与者自身实践的理解。所有这些方面,实践社区都对其有不同程度的修正和弥补(Bucholtz, 1999:203 - 223)。

从现代社区的特性来看,由于社会的进化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现代社区与以往传统意义上的社区的含义已经不能同日而语,它是个体一方面寻求归属、一方面又保持自我独立的两个方向张力的产物。实践社区更加符合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认识和分析。

实践社区提供了在社会语言学社会和语言两个方面的严肃的调查。通过聚焦相关的社会实践中说话人的参与,实践社区可以提供在社会语言学变异中,既了解社会,又了解语言方面的框架(Trudgill, 2002:526)。

从某种程度上说,实践社区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去统计变异和变化的所有目标,它为弥补

西方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科学方法上的裂痕指明了希望(Trudgill, 2002:543)。此论断可能言过其实,应该说不同的社区理论运用于不同的研究层面、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根据研究者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旨趣,都会取得很丰硕的研究成果。

总之,实践社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对它在情境学习方面的应用前景,特别是在汉语推广背景下,对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语言系统进行研究方面的运用,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 [1] 赵健. 2006. 学习共同体——关于学习的社会文化分析.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 Barton, D., & Tusting, K. (2005). *Beyo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anguage, Power, and Social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 Hughes, J., Jewson, N., & Unwin, L. (2007). *Community of practice: Critical perspectives*. Routledge.
- [4] Bucholtz, M. (1999). "Why be normal?": Language and identity practice in a community of nerd girls. *Language and Society*, 28, 203 - 223.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5] Chambers, J. K., Trudgill, P., & Schilling-Estes, N. (2002).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6] Davies, B. (2005). Community of practice: Legitimacy not choic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9 (4), 557 - 581.
- [7] Eckert, P. & Wenger, E. (2005). What is the role of power in sociolinguistic variation.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9(4), 582 - 589.
- [8] Gee, J. (2005). Meaning making,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and analytical toolkits.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9(4), 590 - 594.
- [9] Lave, J., & Wenger, E. 2004. 情境认知:合法的边缘性参与. 王静,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0] Morita, N. (2004, winter). Negotiating Participation and Identity in Second Language Academic Communities. *TESOL Quarterly*, Vol. 38, No. 4.
- [11] Wenger, E. (1998). *Community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实践社区:学习、意义与身份].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